

# 浅议唐代以石代玉现象

赵青(陕西历史博物馆 馆员)

摘要：唐代以石代玉的现象不仅在文献中有所记载，在唐墓中也有以石代玉制品出土。本文就唐代以石代玉现象结合考古资料及文献资料从其质地、用途、内涵及其原因等方面作以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唐代 以石代玉 现象

唐代是中国玉器的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唐代玉器不仅作工精美，而且造型与纹饰也呈现出多样化。由于种种原因唐代存在着以石代玉的现象，这不仅在唐代文献中有记载，在唐墓中也多有汉白石、滑石质的代玉制品出土。从考古资料来看，唐代以石代玉制品主要集中于唐朝两京所在地陕西、河南两地出土，其它地区亦有零星发现。从其功能上看，主要可分为礼玉、葬玉及实用器具。本文就唐代以石代玉现象结合考古资料及文献资料从其质地、用途、内涵及其原因等方面作一初步的探讨。

## 一、以石代玉材料的分类、用途及考证

从考古发现看，唐代以石代玉的材料主要有汉白石和滑石两类，汉白石主要用于礼器。迄今为止，考古发现到的唐代礼器无论是传统的圭、璧还是新出现的圭璧、玉册多为汉白石质地。如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东侧出土七件圭璧(图1)<sup>[1]</sup>，陕西临潼椿树村唐惠昭太子李宁墓出土一件残断的圭<sup>[2]</sup>，西安市南郊唐圉丘遗址出土一件汉白石圭残片<sup>[3]</sup>。唐懿德太子李重润、惠昭太子李宁、节愍太子李重俊、惠庄太子李撝、唐僖宗李儇、史思明及唐哀帝李柝兄墓发现的哀册皆为汉白石质地<sup>[4]</sup>。



图1 汉白石圭璧

陕西省礼泉县唐昭陵越王李贞墓还出土一副与礼制相联系的体现

身份尊卑的玉组佩也是汉白石质地<sup>[5]</sup>(图2)。唐代礼器以石代玉的现象在当时的文献中也有反映，《册府元龟·帝王部·崇祭祀》中记有唐天宝十年(751年)玄宗曾发布诏令对过去礼神六器及宗庙奠玉以珉代玉表示悔恨，其文为：“……顷来，礼神六器及宗庙奠玉，自冯绍正奏后，有司并用珉。《礼》所谓‘君子贵玉’而贱珉不可用也。朕精禋郊坛，严敬宗庙，……岂于天地、宗庙奠玉有亏。自今以后，乾坤六器、宗庙奠玉并用真玉，诸礼用珉。如玉难大者，宁小其制度以取其真。”由皇帝亲下诏书禁止祭祀礼器以珉代玉，可见当时礼器用珉已是普遍的风气。

从唐代出土的实物资料来看，当时所谓的“珉”就是现在俗称的汉白玉石。

《新唐书·地理志二》(卷三八)记载蔡州汝南土贡有“珉玉棋子”，而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多枚唐代汉白石质地的围棋子，也是一佐证。汉白石在唐代不仅用于礼器，也用于实用器物，以镇较为多见。如西安市东郊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韦



图2 玉组佩

美美墓、西安市景龙池唐兴庆宫遗址出土了两件形态相近的汉白石兔镇<sup>[6]</sup>，西安市南郊西安航空学院考古工地出土汉白石异兽形镇<sup>[7]</sup>(图3)，它们均以卧伏的动物为钮，长方形座，时代大致相近。另外，西安市

西郊三印厂唐墓出土一件汉白石狮形香薰<sup>[8]</sup>(图4),造型十分别致。香薰通高12.8厘米,器身呈蹲狮状,张口,空腹。底座呈覆钵状,外周雕刻成博山炉之状,并镂一孔眼。在河南偃师杏园会昌三年(843年)李郁墓也出土了两件狮形滑石香薰<sup>[9]</sup>,风格与此相近,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形制更为复杂,在器身外雕



图3 汉白石异兽镇



图4 汉白石狮形香薰

刻三龙盘绕,龙嘴镂成圆孔,腹内香烟可从龙嘴中冒出。两者应都是九世纪以后晚唐时期的器物。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出土的汉白石质菱花形三足盘<sup>[10]</sup>(封2,1),是为数不多的一件汉白石质器皿。此盘直径为24.5、高4.9厘米,盘面呈六曲菱花形,窄平折沿,浅腹平底,盘面有起伏的分瓣。盘底下有三足,为六棱柱体。这种菱花形盘子,在唐代金银器可以看到,如河北宽城鹿纹菱花形银盘、日本正仓院折枝纹菱花形银盘、江苏丁卯桥菱花形银盘等等<sup>[11]</sup>,唐代玉石器中普遍出现了仿金银器的趋向,这件石盘便是模仿唐代流行的菱花形金银盘所制。不同之处在于,目前所见的唐代金银盘底足或为蹄足,或是带卷叶足,未见有棱柱形足。这件三足盘可能是由于石质坚硬加工不便而将足改雕琢成棱柱状。唐代金银器中的菱形盘子主要流行于七世纪至八世纪中叶<sup>[12]</sup>。此后就不多见了,这可以作为这件菱花形三足盘流行时代的参考。

关于唐代珉玉的产地在当时的文献中有记载,《元和郡县图志·蔡州》中记载:“珉玉坑,在古息城东南五步,其玉颜色洁白,堪为器用。隋朝官采用,贞观中亦令采取。其后为淮水淹没。开元中,淮水东移,珉坑重出,其玉温润倍胜昔时,蔡州至今以为厥贡之首。”上述器物的石料很可能就出自蔡州。

关于滑石在文献中没有记载,但从唐墓中出土诸

多的滑石器看,其主要作为丧葬用玉及生活实用器具。

目前发现的滑石葬玉主要是作猪、握手之类。如西安市东郊唐神龙元年(705年)严州刺史华文弘夫妇合葬墓、长安县毛坡村唐墓<sup>[13]</sup>、年西安市西郊三印厂唐墓<sup>[14]</sup>、西安市东郊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韦

美美墓都出土有滑石猪<sup>[15]</sup>(图5)。河南偃师杏园唐墓中,神龙二年(706年)宋祜墓出土滑石猪,天宝十三载(745年)郑夫人墓出土滑石握手,开元十年(722年)卢氏墓出土滑石握手、滑石猪,武周长安元年(701年)宋玢墓出土滑石猪、滑石握手。

<sup>[16]</sup>这些出土的滑石猪身体扁平,粗略刻出头、身、尾、足形体轮廓,线条粗犷而简练,自然野性十足。虽然它们的形体比汉代的小,但是仍带有“汉八刀”的遗风。滑石

握手或呈竹节形或窄长条形,有雕刻出浅槽。

从考古资料来看,九世纪以前滑石器主要是猪、握手之类丧葬玉,但九世纪以后,则增添了相当多的罐、盘、杯、盒、长杯、香薰等实用器具。如河南省偃师杏园会昌五年(845年)李存墓出土有滑石盘、刻花滑石罐、四曲滑石长杯,会昌五年(845年)李

廿五娘墓出土有叶形滑石盒、三曲花形滑石盖,会昌三年(843年)李郁墓出土的有狮形滑石香薰、滑石盒、滑石杯等<sup>[17]</sup>。这些



图5 滑石猪

滑石器具造型多仿唐代金银器,其上雕刻纹样也多源自金银器上的纹样,当中以滑石盒类最为突出。这些滑石盒不仅数量较多,且体积小、纹饰精美足与唐代玉器相媲美。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有两件三曲花形滑石盒,其一为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出土,长径6.3、高1.6厘米(封2,2)。其二为西安市一专岔道考古工地唐墓出土,长径2.9、高1.5厘米<sup>[18]</sup>。均为米黄色,盒盖微鼓。前者盒盖中心剔地阳刻有一十字团花,四周宽大的花叶环绕。后者盖刻以肥大的折枝花叶。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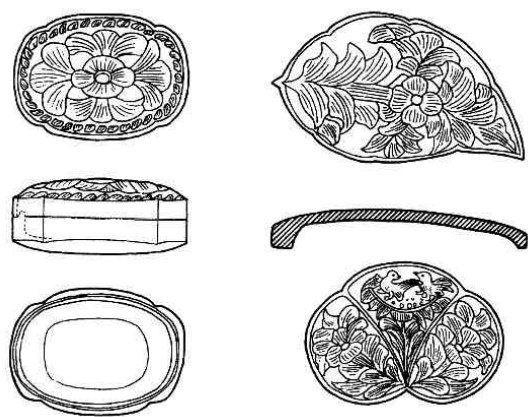


图6 滑石盒（线图）

师杏园会昌五年（845年）李廿五娘墓也出土了一件三曲花形滑石盒盖<sup>[19]</sup>（图6右），长径10厘米，高1厘米，盖面剔地阳刻花枝纹，当中花枝上刻饰一对嬉戏的鸳鸯纹。在同一墓中还出土有六曲叶形滑石盒，长7.9厘米，高1厘米。盖面剔地阳刻一株枝肥叶茂的花枝纹饰。西安东郊韩森寨出土的四曲椭圆形滑石盒<sup>[20]</sup>（封2，3），长5.8、高1.8厘米。盖面在阴线网纹地上刻出层层叠压的花叶纹。偃师杏园会昌五年（845年）李存墓出土的一件器形相同滑石盒<sup>[21]</sup>（图6左），长8.7、高4厘米。盖面剔地阳刻十字团花纹，四周加饰花叶纹。这种体量较小的盒子在唐代金银器中很常见，主要用于盛放化妆品。如洛阳出土的“齐国太夫人”铭缠枝纹椭圆形银盒内即留有粉痕。多曲形状的盒子在九世纪中期后的唐代金银盒中很常见，肥大的

折枝叶纹样亦流行于九世纪中叶及后半叶金银器中<sup>[22]</sup>，与上述滑石盒时代正相吻合。这些滑石盒虽是以石代玉，仍采用了唐代玉器所常见的装饰



图7 折腹高足滑石杯

手法，纹饰采用细密阴线与网状细阴线，以剔地阳刻的手法琢出。在西安市一专岔道考古工地唐墓出土刻花滑石盂上也可看到这种装饰手法<sup>[23]</sup>（封2，4）。盂身近似椭圆形，高4.2，腹径5.9厘米，石质洁白。下设

四蹄足。两侧以阴线雕刻如意纹、云纹组合图案，余白处雕刻席纹。此外，唐代是一个对外交流空前繁荣的时期，出土的唐代滑石器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外来文化的因素。如西安市南窑村土壕出土的素面折腹高足滑石杯<sup>[24]</sup>（图7），高5.8厘米，底径3.5厘米，口径6.4厘米。由杯体、托盘、高足三部分组成。杯身口径较大，呈碗状。侈口，口沿微外翻。杯腹部下方有凸棱一周，高圈足上有托盘与杯体相连。高足杯起源于罗马，后由萨珊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并在唐代金银器中广为流行，西安沙坡村出土的莲瓣纹折腹高足银杯与此杯形制相同，可见此杯是对当时流行的外来式样摹仿。偃师杏园李存墓出土有两件四曲滑石长杯（图8），长径11.5、短径7.2、高4.6厘米，杯口呈四曲花瓣椭圆形，腹斜收，底附椭圆形圈足。这种多曲口的杯子源于波斯萨珊八曲长银杯，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出土有仿萨珊风格的忍冬纹八曲玉长杯及八曲水晶长杯，李存墓的四曲滑石长杯，时间上晚于何家村窖藏，应该是对八曲长杯的简化<sup>[25]</sup>。

## 二、探究以石代玉现象的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唐代以石代玉现象范围之广、涉及种类之多都是其前代及后代无可比拟的。追究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唐代人们对玉的观念发生变化。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玉就被神秘化、神圣化，出现了与原始宗教有密切关系的雏形玉礼器。东周时期儒家赋予玉许多美德，“君子必佩玉”。汉代，人们认为玉石能使尸身不朽，所以用于丧葬的玉器占有重要的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礼仪用玉和丧葬用玉为主体的中国传统玉器开始走向衰落，礼仪用玉和葬玉大大减少。唐代，玉的神密感、神圣感已渐消失，玉德观念也趋于淡漠，人们重现世而轻礼仪、重人不重神。玉的实用性、现实性明显加强，更加世俗化、生活化，装饰用玉和实用玉器成为玉器中的主流。正因如此，唐代装饰用玉和实用玉器大都选材精良，作工考究，并且造型与纹饰也呈现出多样化，而礼仪、丧葬用玉不仅数量越来越少而且是以石代玉。其二，真玉的来源有限。从唐代文献来看，出现较多的是蓝田玉，如《开元天宝遗事十种》记有唐玄宗曾用“蓝田绿玉”为杨贵妃造簪，李贺的《老夫采玉歌》中感叹蓝田采玉人的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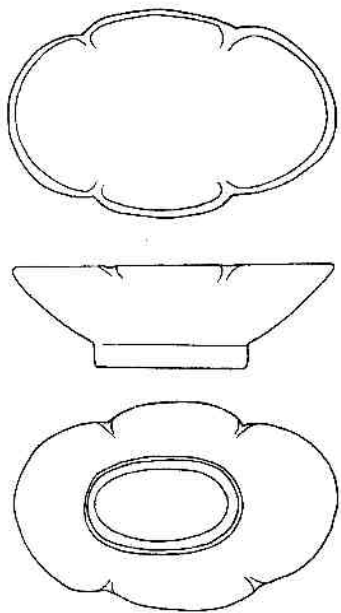


图8 四曲滑石长杯（线图）

辛，但唐代土贡资料里没有蓝田贡玉的记录，出土文物中也并未见到实物。也许因为其产量不高，或者是当时人们认为它不够美丽吧<sup>[26]</sup>。唐代人最为看重的真玉是于阗玉，于阗玉自古以来久负盛名，在唐代亦有许多记载，《通典》（卷一九二）载于阗：“有水出玉，曰玉河。”《一切经音义》载于阗：“山有玉河，河中往往飘流美玉，彼国王常采，远来贡献。”从大量的史料记载上来看，唐政府通过朝贡、索献、甚至战争掠夺获取美玉。真玉主要来自遥远的西域，因而有限。初唐、盛唐时期，唐朝政府对西域实行有效地统治，于阗美玉尚能有保障地供向长安，即便如此，天子还要为祭祀用玉而烦恼。安史之乱后，唐政府在西域势力削弱，贞元六年（790年）吐蕃军队趁机占据河西大部分地区，阻断了唐王朝通往西域的通道，直到咸通七年（866年）张议潮逐吐蕃后丝绸之路才再次畅通。在这长达百年的时间里，唐朝政府无法直接从于阗获得美玉。《新唐书·西域传》（卷二二一卷上）记载唐德宗为了获得于阗美玉，甚至遣内给事朱如玉绕道安息求玉于于阗。即使唐朝末期，丝绸之路重又开通，但此时的唐王朝已走向末路，无力西顾，不可能再有大量的于阗美玉输入中原地区。这也许就是造成九世纪以后滑石器具增多的原因。第三，在唐代，玉器和金银器只有皇室贵族和高级官僚才有权使用。《唐律疏议·杂律》“舍宅车服物违令”条规定：“器物者‘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若有违者，各杖一百。”从考古发现可看到，滑石器具主要出土于中小型唐墓，墓主多为当时社会地位不高的下级官吏或其亲属。如河南偃师杏园李存墓，墓主仅为庐州参

军；李廿五娘墓，墓主为饶州乐平县尉李郁之女<sup>[27]</sup>。可见当时社会地位不高的官僚地主阶层，是不可能使用真正的玉器。然而模仿富贵生活方式，追求高品质生活用品，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以外观与质感与玉相似的美石作为玉器的替代品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许多无法拥有这些奢侈品人的心理。

唐代以石代玉现象并非是一个偶然的现 象，它与当时的社会风气、礼仪制度、政治外交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我们探究唐代的历史提供了物证。

#### 注释：

- [1] 赵青：《唐代圭璧考》，《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1辑，三秦出版社，2004年。
- [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惠昭太子陵发掘报告》，三秦出版社1992年。
-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陕西西安唐长安城圜丘遗址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7期。
- [4] 王育龙、程蕊萍：《唐代哀册发现述要》，《文博》1996年第6期。
- [5] 昭陵文物管理所：《唐越王李贞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0期。
- [6] [13][20] 刘云辉：《北周隋唐京畿玉器》，重庆出版，2000年。
- [7] [10][18][23][24] 韩建武、赵青、贺达忻：《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精品集萃》（玉杂器卷），三秦出版社，2006年。
- [8] [14] 杨军凯：《陕西省第三印染厂两座唐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5期。
- [9] [16][17][19][21][2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杏园唐墓》，科学出版社，2001年。
- [11] [12][22]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 [15] 呼林贵：《西安东郊韦美美墓发掘记》，《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5期。
- [25] 卢兆荫、古方：《略论古代仿金银的玉石器皿》，《文物》2004年2期。
- [26] 尚刚：《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人民美术出版，2005年。